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十九回 馬昭容賣身葬父 宋文采露跡脫逃

馬昭容自從賣身之時，多承樹春當了移墨珠，周全她救了父親出監。昭容感激在心，過意不去，描柳樹春圖像，朝夕焚香禮拜。這一時馬孝侯急急回家，說道：「不好了。」昭容忙問道：「爹爹為何這般光景？什麼不好？」

馬孝侯道：「殺死花瓊，就是柳樹春，算來他是我大恩之人，今日收禁在監，無計可救。我聞此言，嚇得膽戰心驚，至今手足還是冰冷的。」

昭容聽見此言，驚得冷汗淋漓，叫聲：「爹爹，女兒想來，柳樹春英雄豪傑之士，斷然絕無此事。一定其中必有什麼隱情，被人誣陷是實。」

馬孝侯道：「待我明日再打聽便了。」

且說柳太太次日到了嘉興，坐著小轎，使女跟隨，一直來到衙門宅口。衙役連忙入內報知，魏老爺夫妻聞言，心中疑惑柳樹春已自回家了，為何他母親又來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即吩咐衙役，犯人的母親，不要說請字，只說喚她進來。衙役答應一聲，宅門大開道：「老爺喚太太進來。」

馬孝侯是日在衙內，打聽消息，見此光景，大怒道：「堂堂一品太夫人，如此輕慢，是何道理？」

柳興見他不平之意，即問說：「老相公尊姓大名？」

馬孝侯應道：「我家在巡樓居住，姓馬名孝侯，你相公是我大恩之人。豈知遭此大難，我因放心不下，故來此打聽。」

柳興心中方曉此人就是馬昭容的父親，當下柳太太含悲而行，魏老爺躲在書房，江氏夫人出外迎接進入內堂，施禮坐定，柳太太含淚道：「小兒有事在監，老身獨此單傳，還望從寬，求懇老爺見憐，使我母子能得相逢，感恩不荊。」江氏觸動心事，亦覺慘然下淚。即屏退丫環後，將兒子魏光代監之事細說一遍。」

太太若不信，回府便知，令公子必然到家了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使我倍加傷心。可憐令公子為此不肖之兒代累。」

江氏又叮囑道：「太太這件事情干係非小，只好你我曉得。」

柳太太點首稱是，只是滿腹猜疑，據她這般說，為何不見我兒回家？只得起身告辭。江氏送出外邊方別。柳太太假意把羅帕拭淚，正要上轎，只見馬孝侯深深揖道：「請太太寒門小敘，待小女權奉一杯茶罷。」

柳太太忙問柳興，這位何人。柳興便把前情說知，太太方才心中明白道：「既如此，坐定一刻便了。」

馬孝侯連忙向前引來到家，昭容母女二人雙雙迎接，見禮坐定待茶畢。老娘娘便說起春間多謝公子恩德贈銀之事，又道：「太太已來到嘉興，令公子不能見面，難道罷了不成麼？」

柳太太假意拭淚說：「這不肖做下的事，不是官府作難他，如今也沒奈何。只是空了跋涉往返。」

老娘娘道：「太太且免憂煩！若回家去，慢慢調停便了。」

馬昭容在旁聽見此話，呆看無言。看官聽說，馬昭容不能究問，乃是年輕女流，下文自有交代。柳太太巴不得立刻到家，只得再飲一杯茶，抽身告辭。馬孝侯夫妻母女送出門外，太太上轎下船。直抵杭州，來到家中，哪曉得還未見樹春之面。心中疑惑，便將江氏所說代監之事，與柳興說知。為何這畜生尚未回家？柳興應道：「以小男想來，世間哪有這般好人？他無非花言巧語哄騙，決無此事。到不如開船再去嘉興，與他理論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以我看來，江氏所說是真，不是虛言模樣。」

柳興怨道：「多是大爺自己不好。在家樂得逍遙，尋訪什麼印然和尚？致了大禍臨身！如今便要怎樣主張。」

柳太太叫說：「柳興，你可再到嘉興張相公家中訪問一番，如有著落，叫他速速隨時回家。」

柳興領命，立刻起身。來至張家探問，並無消息。心中想道：張家乃是至親，諒必無妨。便將換監之事說知。柳大娘又驚又喜，忙把此話說知金定曉得，一人傳一人，眾姐妹統統知了代監之事。只是未見樹春之面，亦是半信半疑而已。再說馬孝侯得了一病，十分沉重。不多幾日，一命歸陰。母女二人哀哭，又全無殯殮之資，貸借無門。昭容只得要賣身以為殯殮父親之資。卻逢一位官員經過看見，此人姓名方治忠，衢州府人氏，曾為刑部郎中之職，丁母憂在家三年，如今起復要進京中，由嘉興經過。船泊在碼頭上，卻好探望一個同年兄弟，來到街中。望見昭容在那裡要賣身，方爺吩咐住轎，喚他母親過來，見昭容在那裡儀表非俗，連忙出轎細問情由，要賣多少銀子？老娘娘言道：「只要五十兩，願為婢僕，不願為妾。」

方爺聞言，即吩咐兒足五十兩銀子，付與老娘娘。又說道：「你們回家料理殯殮之事，然後女兒隨我進京去罷。」

母女二人，相抱而哭。老娘娘道：「我兒休要苦切，從今莫想了做娘的，為娘自恨命乖。今朝與你撇開兩地，等待你爹爹喪事明白，做了斷七，為娘的亦要尋一所庵院為尼。」

昭容即回家中，拜別描像恩人柳樹春，又至父親靈前痛哭一番，然後出來上轎。母女二人，十分難捨。只是無可奈何。老娘娘即央了鄰舍代為相幫，料理出殯守過斷七，尋一所尼庵居住，此是後話。下文再提。再說方老爺家人，領了昭容下船。昭容進艙，與夫人叩頭。那夫人一時頭暈起來，連忙扶起。又看見昭容生得嫵娜端莊，心中歡喜。不敢待做下人，即與她一齊並坐。即便問起昭容家事。方老爺問道：「夫人與她座位為何？」

夫人應道：「與她座位便何妨礙？相公可知膝下無所倚靠麼？」

方爺說：「據夫人言語這般，想是要她繼為螟蛉麼？這事與我所見卻也相同。」

夫人叫道：「姑娘見禮。」

昭容走過來，正要將頭叩下，方爺便覺頭眩，把手亂搖道：「不得了。」

睜的二目靜看，滿心疑惑。難道一官骨格比她不得？便叫丫環服侍姑娘去換衣服。因向夫人說道：「方才昭容剛剛跪下，下官一時便覺頭暈眼花，看來她目下雖然落難，後來福分定然不校如今雖認做螟蛉之女，凡事須要另眼相視。」

夫人應道：「相公說得有理。」

登時開船往京而去。再說柴君亮保鏢舟去到淮安，不期遇了大盜，保守性命，逃去欲到嘉興，因身無分文，只得在鬧市之處沿途賣拳。那日正在賣拳之際，只見街坊上面圍住打鬧，君亮即上前詢問眾人是何事故。眾人應說：「這個人欠了王小二房錢，不肯還他，反打了王小二。」

柴君亮見那人，卻是一條大漢，便問說：「老兄尊姓大名？」

那人應道：「俺姓宋名文采，松江人氏。有事欲到山西，不幸得病纏綿，盤費皆空，所以少他房錢。俺許他到了山西，回來還他，他不肯，強把俺行李鋪蓋留住，所以打他幾下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這也難怪王小二，既然欠他房錢，他自然將你鋪蓋留下抵了房錢。」

又問王小二：「還了他鋪蓋，銀子在俺身上取就是了。這人欠你多少房錢？」

王小二道：「總共三兩三錢七分半銀子，去了零頭還是三兩。」

王小二又向柴君亮道：「小人不認客人住在哪處？」

柴君亮道：「俺在關王廟中作寓的。每日在鬧市之上耍拳，盡十天之內，到關王廟取便了。」

王小二即將行李鋪蓋取出交與宋文采。宋文采接過說道：「柴大哥，俺與你萍水相逢，蒙大哥英雄慷慨，待小弟薄東，與大哥談心片時罷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就要吃酒，小弟作東便了。」

二人同行至三岔路，入了酒館，上樓坐下。酒保前來問說：「客官吃酒要什麼菜？」

柴君亮道：「只好的拿來。」

酒保答應下樓，登時酒席已備齊。二人對坐共談，柴君亮問道：「文兄一向作何貴幹？府上還有何人？」

宋文采應說：「小弟父母已是雙亡，只有同胞兄弟，名叫宋文賓，兄弟二人，俱在花瓊府做教習，算來約有二年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既有此好地方，為什麼又到山西去何事？」

宋文采道：「俺兄弟二人在花府內著實相安，不想那杭州柳樹春前來作對，就此大鬧三山館，把俺兄弟打敗。看龍舟又在南河大鬧，被一班賤人替他不平，俺兄弟一齊吃虧。」

柴君亮問道：「那女子叫什麼名字？」

宋文采應道：「就是華家八美人，不知為怎的幫了柳樹春，把我兄弟打得落花流水。因此我們二人心中不願，唆使花瓊搭下擂台，招集眾門徒，原要與柳樹春見個高低。誰想八美扮了男裝，前來打擂。被俺兄弟一個個打敗下台，不料柳樹春這狗男女來得厲害，擒拿手法，果然高強，把俺弟宋文賓擦在台下，一時爬不起來，被柳興踹死。」

哪曉得花瓊見他拳法精通，一時喝住，請他到家，希圖學習擒拿手法。兩下盟為生死之交，把俺冷眼相視。俺心中恨氣，那夜藏了寶劍，尋到樓上見一人伏桌而唾，吃俺一劍，身分分開。俺一時彷彿以為得計，哪曉得次日方知錯殺了花瓊。我想花府怎肯干休？即將移桃代李之計，把樹春拿下，送官囚禁監中。俺佯推事故，離卻花家。要往山西尋一相知。」

柴君亮聽見宋文采一席話，把著眼睜圓看他，心裡想道：「若說柳樹春，華家太太曾把妹子招他為婿，算來是俺的親妹夫。如今被他陷害禁在牢中，俺且假做不知，哄他到嘉興去，當官鳴冤，救了妹夫罷。」

主意已定，即將言語一薦道：「文兄不必往山西去。依舊同小弟到嘉興的好。況此事無人知覺，又有柳樹春抵當，何必如此懼怕？」

那宋文采執意要往山西，不肯同行。柴君亮一時著急，上前將手扭住罵道：「宋文采，你這狗男女，陷害了無辜柳樹春，我今與你當官去鳴了冤枉，救了柳樹春。」

一手扭住，拖了就走。宋文采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掙開身子，要想脫走。二人在樓上你一拳我一腳打鬥。酒館聽見，上樓一看，見二人十分摻打，嚇做一堆，又難上前解勸，把樓上的傢伙一盡打壞。那宋文采本事比那柴君亮差些，所以招架不祝連忙把手虛晃晃將身子一蹲，跳下樓來，如飛而走。柴君亮罵道：「狗奴才要走哪裡去！」

追到樓門首，莽撞把了一腳踏個空，兩腳俱空，倒翻跌下扶梯而來，文采才得脫身。及至柴君亮爬起來，宋文采已是去遠，只得罷了。但是妹夫身居有難，待俺到嘉興說與姐妹知道。再行搭救便了。即算清酒錢，把宋文采行李帶回至關王廟內。吃了夜飯明白，忽聽見窗外行人之聲。即開門一看，見是一個老僧。君亮便相請入房，二人閒話。